

追懷凌鴻勛先生

陳樹曦

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我在國立交通大學北平鐵道管理學院廿三級管理系就讀時，即聽說我們學校有一位早期畢業同學凌鴻勛博士（字竹

銘以下稱竹銘先生），以第一名成績畢業留美，品學兼優，學成返校任教，極受同學們的歡迎與敬重。民國十一年以廿八歲的青年，便代理校務



凌鴻勛先生三十三歲任南洋大學校長時的照相。

，越三年竹銘先生卅一歲就當了交大校長。竹銘先生與平院畢業的吳紹曾博士、金士宣博士等，同是最受同學推崇愛戴的科學家兼工程專家。

民國廿三年七月，我畢業後，被分發至津浦鐵路實習。時值北伐成功不久，國民政府設置鐵道部。在部內設立新路計劃建設委員會，擬訂五年計畫，積極興建全國鐵路。當時鐵路界有三位新路建設的領導人物，都是交大的校友。一位是杜鎮遠先生，負責興建杭江鐵路與浙贛鐵路；一位是侯家源先生，負責京贛鐵路、湘桂鐵路衡桂段與湘黔鐵路的興築；另一位就是凌竹銘先生，負責粵漢鐵路株韶段（於民國廿五年四月完成全線通車）與湘桂鐵路的桂柳段工程。由於他們三位的影響，交大同學投身鐵路界的很多，也為我國造就不少人才。

侯家源先生本是杜鎮遠先生的副手，後來脫穎而出，以「趕工」出名，他主張「先求其通，再求其備」，與竹銘先生的循規蹈矩，一切按照鐵路標準施工的做法不同。侯、凌兩位先生雖是殊途同歸，各見功力。但就營運立揚而言，以個人學管理的看法，倒寧肯贊成竹銘先生。所謂「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我第一次晉謁竹銘先生，是民國卅五年在他任交通部常務次長的時候，由他長公子崇光兄引介的。崇光兄與我在卅五年自美同船返國，因我奉派在京滬鐵路服務



凌鴻勳先生（右）陪同總統府資政張羣先生（左）參觀中油公司設備時留影。

，他託我帶一包東西與他父親。第一次與竹銘先生見面談話，就感到如沐春風。嗣後，我與留美返國同學辦了一本「現代鐵路」雜誌，竹銘先生對刊載的內容與有關鐵路新的發展方向，頗為稱許，更採納了我們不少的建議。

中央政府遷台後，竹銘先生改任中國石油公司董事長，但他對鐵路建設的熱忱，始終未減，諸如台鐵動力柴油化等重大計畫的實現，多得力於竹銘先生的極力支持。此外，對於境掖後進，亦不遺餘力，他曾不諱俗嫌，一度影響當時的交通部政務次長柳克述（劍霞）學長，推荐我去巴基斯坦聯合國鐵路訓練中心擔任副教授。我當時因為正負責推行台鐵的革新工作，如取消車輛等級、座位改為軟席、採用女服務員、開行飛快車、採用中央控制行車制等等，無法離開，遂改荐



民國四年凌鴻勳先生在國立交通大學前身南洋大學就讀時的照相。

劉鼎新（定九）學長前往。同時，我也兼任了劉學長在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系的課程（成大交管系係劉學長、王洸學長暨我三人籌劃成立）。我雖然未到巴基斯坦工作，但對竹銘先生的盛意，始終感念不忘。竹銘先生旅台卅餘年，每屆春節，我均前往拜候，每次都留筵甚久。所談範圍，除交大發展前途與同學近況外，竹銘先生最為關切的，還是有關鐵路的一切。一次，竹銘先生收到美國友人寄來京張鐵路很多珍貴照片，與鐵路界前輩詹天佑的事蹟資料，旋即提供歷史博物館，舉行「京張鐵路圖片展覽」，將詹天佑籌建京張

路的豐功偉業，公諸於世。蔣總統經國先生，曾兩度蒞臨展覽會場參觀，並親筆致函竹銘先生，以示關切同慰問。斯時，經國先生正在行政院長任內，積極推行十大建設，其中就有兩項與鐵路有關的建設：一為鐵路動力電氣化，一為興建北迴鐵路。尤以北迴鐵路工程，包括總長達卅一公里的隧道十五座，施工極為艱鉅，竹銘先生每次與我晤面，無不垂詢備至，指示周詳。其後、更手著「中國鐵路誌」，為世人提供了一部極有價值的鐵路歷史文獻。竹銘先生的一生，幾乎全奉獻給了交大，交大同學以及鐵路事業，也唯有這三者，是他魂牽夢繫，永遠不能忘懷的。他不但是交大永存的形象，也是鐵路界同仁永久敬仰的前輩。紀念竹銘先生的逝世，不禁令我們全體同學與鐵路界的同仁，興起無限的緬懷。

圖插「生先勛鴻凌懷追」曦樹陳

人夫者作，人夫及生先勛鴻凌者作：起左（圖上）

影留港中台遊月三年五十六國民（右）

頒學大通交受接生先勛鴻凌年四十六國民（圖下）

閣起三左排前。影合賓貴禮觀與後位學士博譽榮贈

、猷大吳、駮慶盛、人夫凌、勛鴻凌、士彥蔣、興振

。者作為二左排二、洸王、述克柳

